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　　元　劉將孫　撰

記

西峯寶龍祥符禪寺重脩記

廬陵城中諸禪現大神通道場者西峯第一西峯之盛繇定光古佛古佛之得道繇圓淨禪師圓淨則西峯之寶志大士合法堂趙古佛弘處與此然郡士民與四方皆先事宛先請募募現于色是求祈嗣悉應禱雨暘雨

暘若而圜淨乃未有談者則其心本以神通爲不必爲也蓋圜淨禪師雲豁姓曾氏吉之永和人爲青源派雲門嫡孫當宋祥符間以道德著聞名對契指入定御園定陵賜詩還山改寺名祥符寺在唐曰寶龍其先曰經藏最古定光之辭去也圜淨曰留福德鎮山門以是西巖雖盛於臨汀而靈異尤著於盧陵與仰山等方寺盛時每歲孟春六日人皆袪服車徒波騰塵沸十里爭道環爲園林遊娛炫麗地主遨頭歌衢擊壤耳喧目奪忽

轉禪林喬木如雲高堂法坐風幡肅然雖接跡坌至入
門意消稽首足尊生平何行未有不俯仰自失也代遷
跡熄過卒野屯園毀林童遽落烟莽寺適無主漂搖僅
存逃戍盜兵暮夜竊發邱墟相望寺在横衝前兵後攸
卷侵細掠僅存靈柱總管耐軒周公天驥顧之惻然不
寧廢墜是為咨諏列禪求僧補處公論以惟珍選珍蚤
歲包笠徧叅諸方覩是傾頽宏大誓願入山蕭條坐無
穩處襟風屨雨空手談河首闢榛攸稍減蹂踐與强貴

勢爭古佛手所種道松工徒鋸集東西身蔽幸乃得完廼縮衣食廼廣施緣不避囏勤不憚寒暑寸收尺拾小因大控公無妄費私無餘蓄衣麤食糲戴星踏月如是者三十餘年縣門達堂鼎新越舊宗風法席煒煒煌煌佛殿尊嚴法堂重閣僧會宏宇寶藏新輪古佛殿祠深靚環拱僧寮方丈瀟洒不塵廊廡改敝山門增高補松種樹像設金碧制器備用既美既完施田日增度徒歳廣其餘力者為太平橋厥自至元丙子以及大德丙午

西峯新寺無處不新無物不備無大檀那無沛入積而皆珍公一力所就爰以世契屬予記之予惟先君子須溪先生之生實禱於西峯而夢記予責也乃不敢辭夫佛以不住為功德而以無所住為法功德之與法異矣而其道則一也人情類以功德為功德故功德未有已而心先住若不住於功德即此心無所因而生無因而生則無因而住吾心無住功德亦無住所以佛說無所住而生其心而歸於不住布施為功德是非功德語也嗟

夫忉利兜率非業力之所成人天小果視塔廟若無有此其故何哉以為功德則無功德心有所住則施亦有住也吾觀師之入西峯也豈有利之之心哉方其荒寒滿目經營慘澹於不容已東支西傾住不可住完舊復新新且倍舊非繇力鉅豫計畫堵如月初生漸滿故昔之蕭然者無不足今之澹然者常如昨也然人事之殊時歲月之異世則可感矣師惟以不住為心不以寺為功德寺雖大備予以記成而此不住本無所住古佛有

云脂之以中師歷江浙五山禪宗爐鞴最後嗣杭州淨慈古田垕禪師人稱之曰石澗篤實文采今年方七十余前為南巖記新均慶今又得執筆叙新西峯寧非所謂因緣者與又何幸也

汀州路南安巖均慶禪寺脩造記

天下名山類皆諸佛祖師修行處其初無不荆榛泉石人迹斷絶一經瓶錫宴坐徘徊從是建道場聞諸方鉅麗如忉利兜率其間成壞住歇人事無不有而旋踵湧

現貴勢豪倨彊力精悍生死不敢忤視下至萬石家節縮銖寸或生計僅足衣食無少豊子孫且勿念見見聞奔赴樂施如恐後還視舊觀愈偉此豈可以智力彊而言語勸哉乃其心誠悅服以為世間者皆身外物各自竭以自為則亦以佛之為教托於世諦而無求於世舍所難舍雖身亦空有以觸人心於亹亹也佛於度世出世無不以為時節因緣夫因緣未契雖天地且不能使山川遇而況於人乎往于客授臨汀大德癸卯有旨

誦經環一郡六邑惟南巖均慶禪寺定光古佛道場有新藏於是陪府公涖焉貝葉新翻列函嚴整寶輪炫耀棟宇高深龍蛇通靈護持顯赫長老興公爲予言皆郡人寧化柳楊印空長者余應祖專力所予於是心識之矣又後六年興公書來光澤曰新均慶則子昔者記之矣吾所感印空者不止此大雄寶殿古佛巖屋皆其力也又買田如干入之寺其同里士曾景文復輿雨華堂連州同知權梅州事熊進義福肇石夷道甃通廣橋鼎

建三門偉特宏壯寺僧元悟志崇化於汀梅循惠聚少
分多成就阿羅漢閣莊嚴五百尊像以及僧堂衆寮雲
會齋廚所未備具無不完美圓通聳閣摩利分天開井
泉甘湧澮供汲逾萬不竭古佛舊碓重建雷車以給水
舂創立三塔晉結後果主張是者邵汀萬户顯武清徼
劉公源汀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伊遜都武德僧録輦
真李大師也綱維是者千户俄羅斯武義范武畧必勝
鎮撫提領案牘胡堅也諸黎奮翼百夫長化營伍運木

石又其次也劉公則始終是而為力勤矣自初入山廣
東宣慰副使朝列薛公梅州僧正陳樂山武平總管黄
昭信偕劉公舉焉以元貞初元正月八日開堂次春正
六日劉公首率倡度十僧以興均慶其為我詳著之毋
憚煩予惟記事寧敷興公之縷縷也亦惟是虚空建立
卓卓如此感之於心故欲傳之於我柰何其肆於文而
澗於賓予亦安得而不言之長也抑予聞古德有云佛
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

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道無緣美哉言乎時節因緣如是如是南巖得公與得諸公重凡施於此者又適遇於斯會自古佛成道而後又三百餘年而為此緣往者遠矣來者又孰得與於斯也予以讚嘆為佛事而列名玆碑者其心固無望於厚報也而施之緣與時之合豈不足以自慰矣夫夫而功德在所不必校矣

玉笥山承天宮新建鐘樓記

道宮之在東南者玉山最古天降玉梁肇開漢茂陵時

宮殿樓觀計二千年間所閱多矣廼延祐之新鐘樓清江二劉君所成也其先人清逸處士昔者於山中還往後没葬水西望茲山一舍弟兄歲時展省必徘徊焉永念再世之遊從而二親之墳墓皆密邇乎此會宮門多興葺而鐘樓宜建於是悉力叶言度山選材掄匠賦工畫宮經制涓剛歷吉鼎來輻輳壯麗有加翬飛出林環為偉觀神仙勝境簷牙入雲大聲發鯨神靈歡喜念諧傳夸是大功德遠求作記刻之堅珉以垂方來以無忘

益大惠嗟乎聲之在宇宙間也至矣天之所以為天鼓
萬物之動者聲也莫神於風莫妙於雷霆而鐘也實參
之凡聲之不風雷若者自下者不能以騰上而風之號
雷之震皆自高而臨下故怒萬竅而驚百里鐘因縣而
後聲者也非虛不足以傳況閣之大空之中撞之百尺
之上其動天地而感鬼神者固有造化之不可測者矣
運宇宙者氣也氣之神為聲聲之託也於人為靈於物
也惟鐘為大是樓也又載之霄漢而升明章幽贊真通

合神謦一世之聾瞶發九地之陰潛則建之之殊特成之之利益福昭昭而資㝢㝢者豈但一時之鉅麗可鋪張紀載也哉鏗鍧鞺鞳因名山而升中天縹緲虛無通蓬萊而遡閶闔高靈顧歆在雲雨之半人天出入正昏曉之中茲山茲樓高明美大孰不為力力之遂其宜者寡孰不為施施之得其所者難子之樂為記也以此莊周氏以吹萬不同為籟之天林木為籟之地比竹為籟之人夫比竹亦小矣若鐘之叩即鳴豫叫于喁何止

於調刁而樂之出虛不知其所使人籟則無以加鐘矣雖謂之天可也或曰其命於人也亦叱竹已噫天非人不同

吉水玉華觀記

江西山高聳處往往祀華蓋稱華山吉水有中華為四方望走視大華埒近年復興玉華號福地在中華西同水鄉南嶺之近栖隱原中其地峰巒廻環百里一息俯視支壠表特而獨尊其勢外高中平望之超然就之坦

然如玉桃然然其遺跡晉王真人嘗學道於此猶存雩壇仙石有天仙感遇之會樵隱錄云其應唐元和間旱九鯉應禱山下令為九龍象時有鶴翔三日不去或見老人如六十年期此至元丙戌丁亥如期禱旱雨如元和傳聞復禱疫癘應如救旱縣是雲物異焉天燈燦焉父老欲建壇其處衆讙趍之山近為馬驛朝馳夕秣公私尤欲以祈福廼象玉枕名玉華廼表三仙廼奉三官廼祀上真請於宗門錫名玉華福地紫宸元壇前府尹耐軒

周公倡主之吾先君子須溪先生題辭相之郴陽總管
養晦謝侯與府長貳及行省都鎮撫交贊之崇閣嚴殿
門廡道堂悉備像設威儀完具整麗皆出里人羅氏父
子之力道士某實開山請記則為玉華記曰夫至尊者
天也物無足以名言之曰玉清曰玉帝曰玉京曰玉樓
玉亦物耳而必玉之何居玉者生於山韞於石皇皇高
明亦何假於是區區者哉毋亦物之為玉亦如人之成仙
脫於類萃而遊遨高明比物象德非玉不足以為喻也仙

者誰為之毋乃其人也人者又孰生之耶天與人隱顯
為一氣神與仙變化皆一人於其事不於其迹論其似
不論其名天地人為三才天地水為三官神而明之浮
邱王郭為三仙玄之玄為北方之真武庸詎知其初三
者本一也一者為三而三未有已也俱不可知者也猶
茲山之為玉華也自開闢以來而有此山山之為靈也
久矣及茲而顯顯而與中華太華鼎峙而爭高山未有
異也玉之媲於天上也與玉之隱於地中也亦若是矣

高而天也化而仙也神而通也亦不能不在人間也亦不得不與人事也請而余答也感而余應也竭而奉之亦何事乎此也顧而福之若相與為亡涯也倘非是人者蒼蒼冥冥亦安所為哉繇是言之地上者皆天也嘗試夜中而朝星斗離離如在山下月明流空萬籟俱息恍然對越所謂玉華者非此也耶

安福州北真觀三元閣記

寓宙之大可一言而盡者天地水而已日月星宿風雲

雷雨無非天也四嶽三塗嵩高太室無非地也江河淮濟九湖八海無非水也夫固有司之者而況其凡乎秩羣祀而觀於正大若三元者可以建而不悖矣自開闢來與生俱生豈比於援而神之云云號而人之某某若鴻濛溟涬云爾哉雖太徼玉清鬱羅蔚藍道言之所以妙而未有若取之俯仰而已足也嗚呼曷其柰何不敬古安成郡南道宮之有名者稱北真其若昔海陵徐神公之所嘗遊青山前屏江水面帶平疇古岸喬木宿雲入

門左折浮動翬飛旁挾鐘樓對映道藏者三元閣也閣起大德戊戌前瑞州路道判月山歐陽至真實倡成之至真掌教數城無領名山蕭然如初得鉢積寸還奉詔事首建是閣言便禱祈見聞懽贊岧嶤虛明平步樹杪低昂獻狀金翠麗暉象服煒煌旌旛婀娜旋蟲夾縣浮空動碧香風繞簷神具燕喜里善士王鼎孫施其財像飾展具沛然成之至真又連閣為樓七間棟宇方由是一新永惟斯役鉅矣然觀興百七十年僅紹興瀍庵胡

忠簡公一碑曰余過之宿閣下去遂得聞𠜂建本末次第許之記而王相霖以斯文碑具謹待刻余寤寐北真久矣往有朱道士善告斗如斗與言今又與歐陽游清真簡素宜北真之方與也仙好樓居天人感遇往來一氣儻所謂神仙者如徐之不死清風明月其精神浮動依乘回合必當在是間而況三元之不遠人哉羣黎日用覆載生息而不知悟故皇皇臨之為近益固教之不容以已也夫余受言記最惟贊歎之不足復長言之月

山本儒家子令為崇正冲妙靈遠法師領洞虛提點事是觀開山與神公遊者為歐陽日珣令再與復歐陽信不偶哉其詞曰

北真左閣飛巖巖千山兩嶂高青嶢清江一環平縱衡烟樹薈蔚松桂杉晴波平疇微風含慶霄雲低空明涵太虛圓鏡水月鑑寶暉夜騰仙藏函真游聯翩降塵凡俯視高敞神惠監鐘清皷肅龍回䴏地靈山君雜遝儼海陵仙裾和颺颿三府啟事臣奏緘皇靈肸肸宸聰諴

林端縹緲旗旂縿屏除庚甲質矯譊尊氣肅穆氛厲芟
屢豐顙同岐分蘄梵行道景風颯颯陰陽無沴星無攙
多男壽富周徧咸

沂濱道院記

天地間樂事一也學問議論有同異情性趣悟無古今
夫子之川上曾點之浴沂莊周之濠濮誦其書聞其語
悠然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有樂意夫豈獨有取於水
哉善觀物者觀於動天地之妙亦於動乎候之而動之

工夫焉夫如是宜濠濮之不可同日語也川上者不可
知已沂水之趣豈伊異人而二千年間流連光景狂嬉
醉舞豈不十倍當日而没没無稱重可歎也景與人不
相入人與趣不相待天高地下佳時美景乃任萬物各
自得於其間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而人者乃無足以得
其得亦有矯然而思爽然而悟者乎而言非不習也論
非不明也主吾道而卻異端無不辨也而其所以失之
者亦在此矣吾嘗浩歎於此而無所於發乃以記沂濱

道院云道院在永豐邑南之濠上曾氏平翁自城遷居而始築之前闢一區花竹高下起臺接榭俯瞰清池蓮柳夾植綠陰清香書暇興來花時月夕弟昆親友觴詠從容館揭名流不但教子老成才俊文墨傾倒地近屋東跬步可涉扁以沂濵志家學也究轉徵記以貽嘉話予蓋想像如至是間夫舞雩之沂去我遠矣其趣予能知之而亦不能得於言也今之沂濵與我相望其境予既言之矣而言亦不可得而盡也平翁之為此必有得

於此矣而亦不容言也遊於此者以予言發之豈不俛仰而會心感賞而在目然欲言之而亦不能得也或又曰亦有一言而可以得諸形容者乎余曰平翁藝兼書易試憲臺疊選分教典江待銓行省力非有餘乃志尚獨在此尤可稱

霖巖道院玉皇銅像記

古人出入起居陟降先後無一息不如見上帝者焉小心毋貳齋戒沐浴如睹其睠顧如聞其言謂如知其喜

怒豈惟志氣清明者與之為一昭昭之多非戴盆無不望天天豈止蒼蒼者耶則有主之者矣皇皇乎國之必有君也明明乎家之必有長也天地萬物父母此父母之父母也乾為天為君此則君之君也日月星斗之所以章也雲霞霜露之所以神也陰陽寒暑之所以時也雷霆風雨之所以令也元會運世之所以推也凡仙佛神明之出於人者皆其子也其言語文字而謂之道者皆其秕也而謭焉者自私以為主肱焉者創奇以為博不

亦醯雞之覆而川灌之欣哉乃世人之所為事徼福於
靈威者徒知禱輿而媚竈竈效靈於禨祥者往往祀海而忘
河不知巍巍蕩蕩仰首而在其上在其左右生生化化
之所自出其簡簡穰穰者豈塊土之賜而膚寸之澤哉
吾為霖嚴道院記玉皇銅像嘉其知本樂其能事帝故
論天於元氣之始尊帝於開闢之先而壹不敢以人間
意者意之也介廬陵太和間匡山之下霖巖道院者至
元癸巳曾氏所建也霖巖云者作霖父之所自號也霖

巖壯志軒豁灑然方內外遠視高舉於所居對萬松岡
施田造屋仙山幽雅梅溪縈繯茂林晻靄中事天帝旁
為先祠其不他取名而曰霖巖云者所以志也吾先君子
須溪先生書之與為不朽令其中子以立夫婦令治氏
範銅為玉皇像天師真君侍不惟以承霖巖之志輔之
翼之所以祈自今而始綿綿延延者於此乎在而住持
道士明遠大師羅以莊捐己所藏鑄為爐瓶以奉上帝
慫慂圖滿盛大之觀以莊具石請記垂之永久夫至不

息者天也不息則久久則大道院之始也至今而盛繇其所以盛則子之能子而居是閒者之能其事也因今之盛而繼之以不息後之嗣羅者皆能以羅之心為心其久且大者且與魯氏為無窮則道院常如新也人事不能以日新而人心之新者常與天而同流則其事雖日又新焉可也吾既以事之實者明其所以事帝又以事之可新者望於方來觀者皆可以興也則斯言也豈但記成觀美已哉霖巖諱良孺以立名閒禮婦劉氏嘉

則延祐三年七月三日癸卯吉鑄像是日記

南劍路芹山福地新建門記

大德十一年秋八月集賢侍讀學士河東圓嶠李公秉傳赴南劍次西芹道見芹山福地之門問而知為伏虎禪師道場即灑然如有宿契默念詰朝當往即祠庭潛通感悟神交緣合未見既見自是閔雨禱晴言發輒應再閱月而縣門遷殿輪奐新美塗塈者吏橋圯者崇嚴嚴翼翼環山映谷乃十一月二日揭扁告成公率僚屬

蒞之光澤簿廬陵劉某適部餫三山還公命共載通達
為芹山福地中路小憩為亭曰塵外橋曰通惠及門重
樓之上揭伏虎道場殿曰慈蔭之殿升殿右折巖竇泓
泉昔名顯聖以惠泉易之旁護法神祠橋亭曰景福皆公
大書新扁嚴重飛躍使山水坐增清暉父老懽舞持盃
擁馬拜獻公壽公顧曰新門也未有記屬筆於子焉惟
是初筮為劍文學往來祠下日久何幸得以筆墨鋪敘
托公於不朽罔敢以蕪賤辭按慈蔭通濟顯應惠利大

師本葉氏法名慧寬汀州寧化人在南唐宋初間道成於長汀化被於劍津而祀尤盛於西芹其成佛在定光前所至與定光並祀西芹去劍城二十里舊名虎歷居民畏虎一日有僧過之自言使我得結庵於此虎當不害一道者隨之轉山三里許曰小芹築草庵焉實宋淳化甲午基地之日土中得石烏一窪製如天成鷙異希有虎爰屏迹而僧不復見物色求之徵於臨汀始悟為化身之所顯幻乃追省得烏之日則二月二十八日也

於是歲以此日奉石鳥設齋閭境蠲潔毋或不清魚鰕網絶塗旅以戒殿故依山屋老弗理公一至而鼎新之百年所未有也或曰公之誠之緣之契故其應若是是則然矣而未達也盡大地皆佛身者非幻語也人惟不知虛空之皆實故以佛為空而以事若物者為實然所謂實之成毀去來無不歸於虛空而空長存則是空者實乎虛乎世之所共傳以為實者無可感而空必應則感之道端有在矣大地皆佛也吾身佛身也感其有不

應者乎感不知其所以感則應求於所不宜應及其不應也不咎感而咎應應豈負感哉太空無非氣愈空者愈實直心者為佛不直則不彰以為神又奇者由達者視之固其理之自然者也佛之道雖一而入者隨所悟故聲聞之間而文殊普賢觀音入道之門三者異焉出斯塗也入斯門也顧瞻楝寓之今昔而永歎我公賢侯應感之效隨觸隨悟其有思乎其但以為觀美矣乎公收劍甫爾公守一新又為文投牲祭黷淡灘鐐鐵湧字

納神於善有昌黎南海徙鱷風烈實西芹揭扁先一日云相是役者劍浦縣尹李祐督工農隙民不知勞叙佛事以示者劍教林元甲里人前太學進士其父禱夢而生以靈感類也亦韋聯書之用昭大師之丕顯休貺

汴梁路棲雲觀記

全真教汴朝元宮為盛去宮數百步當城西北隅大寧坊迎秋門街左觀曰棲雲女冠居之皆祖重陽真人宮有姚翰林碑觀創於姬志真之徒李妙元妙元南宮人

無仙則已有則非斯人誰宜為仙未易言也予獨本其初諒其志而棲雲為可傳矣韓昌黎賦謝自然詩為吾徒者喜誦之然昌黎正惜其弃父母絶影響而離世之所托倘非所謂仙則不得其所歸斯毋斯女一念之立於人間者若此仁人君子且隱然有動於心者何悖於世教倫紀而何忍靳之吾之記雲棲以此觀成於甲申是年記

吉州路永和重修輔順新宫記

廬陵四境神廟封爵寵靈赫奕未有若永和輔順之祠者自宋紹興五年賜廟額迄寶祐四年加王封極八字百五十年間縣侯而公公而王始二字增四以極美名上自王父母下逮妃若子又孫皆䟽王爵崇顯號八八而並以及女姬子婦無不累加逾尊鈿軸綗袋高下襞積命圭衮服撰錫備儀計東南累朝貺賜隆重豈獨廬陵四境所未有雖嶽瀆外若此者幾無與儔厥惟王之水旱應禱神威震疊民之所不能忘而地靈人傑寓公

貴仕交請靖獻有以發一時之丕顯休命王本晉人姓匡氏與叔俱學道叔已仙去遺命王當為神匡山其廟食處也入宋避廟諱稱王山王仙云匡山在太和境王之遺體在焉而永和廟最盛前後制書皆下永和王仙廟而朝謁禱祈者皆之之近年尤著南北初境有逃卒挾衆窺城隙私謂得吉卜亟進不則此乎穴暨卜則吉乃覆於城近焚洗之既他所當之則王詭以吉卜驅之也又有寇夜闖境見兵馬無數駭而走他日寇執實云

如是者不一雨暘時若不枚書也廟舊有後宮六六而
備廼壬午水壁壞寓頹里善士巽溪楊子賢既新臺門
及左右夾至後離宮便殿軒偉嚴翼戟衞馬御畫士顔
輝手自位置見稱絶筆復倡建新宮粤癸卯自為東樓
則集以衆力增庳拓隘高堅倍舊綺䟽玲瓏金碧繚繞
選按宮體名手巧圖棊博琴瑟書冊繡牀寒温簾帷曉
粧午浴綬立匡坐絶態負妍弄嬌扶姹壺氷盤雪鮫綃
雲錦錯落瑰奇珊瑚交枝水精立石柘漿棠露捧侍待

宜金猊寶鴨籠衣香暖乍凉新煥顰碧斷紅待月迎風鬟裙動帶嚴粧待旦賜宴迎車遞宿倦扶弄簫記譜珠襦玉佩佳節稱觴綠樽翠杓閒奉斟酌極時物之芳菲情態之宛轉人間天上事完理極又分四時為四閣對奕蹴拊考圖閱籍奉天一笑清事日新回環寢宮燕娛曲折鈎天清都則不可知所謂南面王樂無過此者矣經始於大德且落成其費鉅工影不可會巽溪求予記之于周還而歎曰往者不可及已備物典策昭示百世

其盛麗之奉若此者幽明不同崇高無二豈必其平生所嘗有哉神明之道類皆其德宜食其報不得極於生前者於是帝錫之而肸蠁格朝命之而靈威彰民烝嘗之而報事嚴雖極想像之工繪事之巧神之玩也猶人之觀也孰非幻也即所謂瓊臺玉室臨春結綺傾城絶世其與幾何亦有以異於圖畫間哉故化人之宮視中天之臺若絫蘇積塊而其遊者神遊而已曾未離乎所居則俯春宮而涉青雲者亦若是矣夫仙者無與於人

事神則不能不在人間王之志也本仙而其事則出於神凡世之所鋪張揚厲祀之所以閎大行迤皆人間意也王則何事於斯而人之所以資於神神之所以惠夫人者槩可見矣運數推遷天有所不能違者也陰隲其間若私之二天者人之望豈有極哉余既歴紀其盛而折衷於理宫碑廟樂宜有聲詩復侑之以詞曰

蓬萊雲曉鳴珮環詺迎仙客𢀸之山龍車拱侍杳靄間㕛兮垂釣潭前灣雲中飛胡黯莫攀遺竿化竹青珊珊

帝命封建名山朌賜履接畛聯闠闤水旱疾疫銷阨囍

魑魅罔兩潛淫姦仙者忘世神恫瘝俯撫孫曾拯其孱

民戴朝錫森若班寵眷四世圭壁責禕翟姬婦絲紵綸

美人列宮立望姍珠籠翠裹宮髻鬟鬓義曼鬅蜷曲鬘

清矑的皪睇美盼舞袖娜嫋腰弓彎翳雲拽霧舒斑斕

明瑫組珮琮璜瑗鏗鐘摇簴琴瑟嫺碁博五白姣且倇

瑶環瑜珥扶抱扱桂風梅雪芳秉蕑鍊金香玉照指鐶

書雲換繡覘彎瞷王歡恣賞清燕憪娭娛婉孌樂未闌

下土急想惻遺惠前驅鸞鳴後虎霦乗雲天門奏欲潛
皇覽閔度命曲删運數雖爾寧哀矜還省三島遊芝闕
丁寧校籍悲塵寰永嘉而還數屢慳人生實難勿弃菅
每朝懇欵如請間世衰道喪非民頑紫雲浮空王駕還
列騎清道車班班東風靈雨泉流潺坐朝冠冕春仗閒
宫開樂作歌巧孋王顧一笑民懽顏千秋萬歲無後艱

江東鉛山州黄柏王道者靈應記

鉛山隷廣信郡昔邑今州南陬連閩萬山高深其名黄

柏坂者尤斗絶宋谿陵時有王道者名通世黄柏人其在母也母盧夢日光吞馬生而不葷酒辭父母以上有二兄奉養顧方之外以居始誦經天柱山家近時一歸省既親没遂入黄柏幽遠處傭林氏一二年入大六鋤山畦蔬蔬茂倍常青以奉人黄則自食有竊之者傷足惻然更織屨縣籬以給所居輙如雲氣覆之一日樵者過山中巖崖下聞異香梯緣而上則道者趺化巖中不知幾許日矣前留偈有佛法清淨孤燈明月語縣是里

中趨謁丞嘗之以巖阻僻舉之會聖庵為祠禱靡不應
里士祝鴻遇狀其實求記曰以所聞於祖父則昔紹定
庚寅汀寇鵰張且逼抬討陳忠惠公檄叔祖應期守毛
青隘民益單弱他日寇望隘自驚走謂旗幟征鼓繞隘
葢神云以所見則丙子閒閩尚南守毛青嚴備禦勢甚
張環饒信士夫巨室擁貲保險者集黃柏讙謂隘兵北
我必衝掠快意時前趙信州孟君偕同患諸公日禱道
者必曰吉咸恃以無恐已果然他水旱癘疫靈應常年

常事不勝舉顧記之以昭方來予於是重有感矣今夫
佛之為道若神通應現不以為極則事猶若未達一間
以是名散聖謂其未至於化尚人間緣也抑宇宙間兵
革水旱之故類運數之所不得已然豈造物意哉方其
轇轕而未平亢鬱而未解五合六聚而不能以達者與
我無異故冥冥之有神乃造物藉以斡旋其所不及與
寄之人以濟世者同事如使急焉而不顧號焉而不接
豈惟失人望而已天地復奚以此為哉當時窘憂跼蹐

靡措幸而有所望走又非耳目間往復可考質直托之萬一以自解又幸而所報不誣如有相亦因是以不朽奈何乎如不聞以自為聖也嗚呼世率以汨無情者為高而漫不省者為化此民之所以無告而事之所以無奈何也何獨佛哉余推道者之顯異卓卓而著所感於此或者其有所觸也亦以宏道者之道云爾祝君篤實善士於所舉無溢辭至大辛亥三月戊戌記

超燕堂記

超燕堂在玉山為佳處與承天俱興唐季始揭然以名稱入宋渡江茂穆二陵盛時堂中羽衣以數十琴書道術各有聲當世白玉蟾往來為賦玉笥有此小蓬萊之詩其盛麗可想已然淳祐來頹圮欲盡堂空人去敗屋高寒惟雲隱蕭元悊以休亭後裔睠焉守之不忍去如是者幾三十年以待至元戊寅廼得烏江士族陳思欽為之徒又久而度蕭之任紹雲拮据經營至癸巳之臘復完舊堂為新超燕前記有太博李應中求所為碑亦

不復可得惟是修復之業勤矣請記超燕予反復其故慨然為之言曰老子不吾欺也世孰不志於榮觀哉方之内者毋論即方外本棄人間事者然金碧巍煌丹楹刻桷虬麟鬣角猶謂清都鈞天視之如絫蘇積塊猶誘曰以事天人宜爾即閒居一室稍廢不自理過者興盡固非以觀美而棟宇相望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使來者寂寂笑人哉故雖崇飾之而不為過也雖然燕處者不在是也所謂超然者在於物外而後得其所以燕者焉

昔者穆滿之遊於化人之居者蓋若是矣以其中天之
臺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而化人者猶庳之一日
執化人之袪而及其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其據望之
者若屯雲既寤而所坐猶嚮處也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胇夫非禦寇之寓言也庸詎知夫神移之所睹非令
之坐忘而不屑者乎且夫榮觀者豈有極哉嘗試與子
想像而言之昔之神明通天金莖露盤以為一時之鉅
麗靡大而猶有存焉者乎金門玉堂珠璣瓊瑤洞駭心

目以為前千古之所未有而猶有傳焉者乎神霄玉清千門萬户出天入神以為後百世當復何如而大畧皆可睹已後者無前來者無繼此皆所謂榮觀者也而未悟也其時其人處于其間者由今視之不啻集飛蚊之睫而聚浮泡之沫曽不得朝夕之安而忽焉俱盡乃山中之漂揺世外之建立托於廢興之所不及而聽之盛衰之所固然比昔之超燕雖一人守之而無不足今之超燕自三以往至於萬且倍又倍昔而有宜然者也則

以其榮觀者無足以為之累也嗚呼孰非繼繼承承者
安得此吾以此記超燕或者反復有省於老子言

獄減吏奉卷藏故府卒解纆勾禁籍顧不快哉況受寃條雪寃滯詛得辨是非略微薄久禁者丞決株連者不蔓為惡者服而為善者勸歡聲騰為協氣協氣蒸為太平理有固然昔周公之作書也再三以庶獄庶慎之勿悮所以長我王國為祈天永命之本盛哉得奉命於此亦與有其樂矣朝廷分遣使節於曠恩之後所至親歷焉蓋惟刑之恤者宜若此瑞陽司知真定鄭侯實受命行省副王節郎行江廣暨至廬陵則侯前治所也父老

驩迎如舊父母所決遣平亭道路傳誦以盧陵之所見
聞他郡從可知矣以劇繁如盧陵無留冤餘獄如此則
他所不足治已昔侯之佐此郡也嘗以選涖重囚東廣
訖事無一冤而此郡不與理者興冤獄侯之明之仁之
材豈待今日而歡詠之哉漢于定國以治獄無冤至卿
輔唐狄梁公為寧州有遺愛他日他處囚得公釋去者
道過寧州德政碑下而泣故老曰爾迺吾使君所活耶
侯德政在江西盛德被南海坡公所謂使國家無疆之

福而明公之子孫亦與饗其報者斯言也候應是矣予也杜門聽輿人之誦於候之在事無門下之跡於茲之行部無繼見之因獨以公論所屬筆而著其端視諸君子所稱道為尤信

李運副德政碑記

鹽筴之利資於天下之經費盛於漢尤盛於唐國家因前世之舊立轉運司以綜其務兩浙轉運司理杭州所統閣遠每歲分官臬治諸路紹興東州大郡列場伍為

鹽五萬餘引民貧額重當其任者尤以盡職為難元統三年轉運副使李侯分治明越期年之間官課趣辦齊民不擾越之父老相與稱賛侯之功德疏其實績俾為之記將刻諸石以示永久辭不獲則為之言曰鹽課國家所甚重故其立法至詳至密奉行得人官民均便其選任常不輕若李侯可謂能盡其職而不負朝廷之選者矣亭民伐薪蘊具牢盆日夜力作而官本之給或刻減於吏胥之手亭之長吏又從而擾之以耗其力是以

日煎月辦有不能及者洎侯之來屏斥騶從飲食之資取於裝槖吏屬畏其清嚴莫不屏息自勵唱名給本無毫分之損亭民感恵趨事竭作以赴期程凡至庚伏而課之登者十八九官事趣辦非侯之功歟私鬻罪鈇無賴之徒既抵於罪誣引於民以肆其毒而吏以縱谿壑之欲為幸民死徒相屬田里蕭然洎侯之來犯禁者引問面審立為斷遣不使有所指引於是無罪之人得安其業民之不擾非侯之德歟夫民國之本也民不失業

而食鹽者衆則商賈無淹滯之憂而官課之及額易矣
有德於民所以有功於國也嗟夫侯之能居其職而不
負朝廷之選益推而廣之豈特鹽筴之利而已哉侯名
守中字正卿世為潁州人由中書掾出為令為守所至
有遺愛有子四人仲子藻國子生釋褐第三子黼泰定
丁卯進士第一人起家義方之訓為然而亦積善之餘
慶也為之詩曰浙河之陽其土廣斥李侯涖止司正鹽
筴櫛風沐雨飲茹冰蘖夙夜亹亹爰究厥職列亭萬夫

時士大夫幽遠傳誦想望風采恨不得相見吾先君子須溪先生尤為吾道吾世有斯人喜山牕袁君自金陵歸又能言談論氣象一家父子講貫琢磨古書積疊他無嗜好名堂博古客来終日煮茗談坐前橋後梓交發輝映蓋欣然未見如既見也客有請曰博古何如則為之言古之不可以不博者山牕請曰是可以為堂記矣則曰他日未憖也緒言如昨於今距至元甲申相與語時十有七年矣而山牕慨然復語此因俾述為記志不

得辭則為博古記曰古之人古之人未有不博於古者也計其幼而學之者無一非此聞見涵蓄窮原探本苟不傳習無問遐僻取為師友雖吾夫子之聖問禮問樂且猶之杞之宋考徵不足以至問官名而信其學此在後人皆以為不必詳者故專車之何異萍實之何祥接於目者如所覩記想其胸中包羅蒐栝鴻荒以來開闢而後人事物理書墳史乘横陳歷落觸而發者千百之一二其不及見而不可聞者何可測也子產實沈臺駘

之對梓愼五正之答傳於書傳之所不傳而不疑其為異知於衆人之所不知而不惑於所肱其問也非意所及其應之也如響竊意一時講貫本末往往皆知及而質近倉卒考質此橦彼待適如合契不特對者之博亦聽者之辯也此非專對敏給之比也然此猶學問間事若决大疑處大議非依於經貫於史疑有辯折有當則雖子孟之忠或陷於無術長孺之直或誚其無學況是非得失成敗利害雖姦猾變化創新出奇無不前有轍

而古有鑑並事而觀賢於臆度揣效而數捷於縢說功力難易從違逆順相去倍蓰古患不能博耳世或訾儒者曰知古而不通今此未嘗學者之論也士惟不知古是以不通於今若知古之事君為臣治民行政理財治兵其難如此無非吾事者則何今之不通又或自量以為言曰古今不同制此不通之論也事至於理而止古之所以傳至於今者何以哉理而已順之則治悖之則亂未有古之所不能行而能行於今者也雖然古亦豈

宗居西山之下洪崖天寶列其左右簫臺臨其上築堂奉親且對床聽雨其間惟念詩書歷世辛勤插架倦遊歲晚家庭至樂翁季從容弟兄頡頏吾伊往返考質講論慨然平生以有此有故取韓公語為之名且俾後人之不忘其所以有者也間以語於余請為勤有堂記予歎曰有未易言也勤而不能有者有之矣有而非所有者亦有之矣回思隋唐科舉幾二千年富貴利達山林皓首各不相為謀或欲盡見未讀書不可得或一往遂

於書有不暇讀此則勤而不能有者也東坡嘆士方田野有志羣渭出試大謬如芻狗之不重陳蓋自子政以来及王介甫輩若此者多矣此則有非其有者也是猶所謂能有其有也復有不必有而有者鄴侯牙籤萬卷新若手未嘗觸安陸連艦輂藏一篋供一炊飯彼得之不以勤有之而無所付者如此又有不當有而有者成都之經驅之以版築黃樓之刻沒之以泗水有之非其任而敗喪之無何有者又如此嗟乎知勤之可有知

頗復有人否若予者明發之懷愈遠歷變之感愈長故於記君之堂歎羨之未終而感慨係之矣雖然此皆人事之所不能無也則君之堂也不愈有餘也哉

桂隱堂記

桂之於木也生於江南深遠之地山林之姿風露之氣幽人之所晤賞而隱者之所盤旋也是以騷人取之以味其芳小山賦之以表其趣科舉興而桂乃疲於攀折累於升沉若昔唐世非不以此取士然有欲斫之以多

得月者有歎寒而頋以為新者猶未為場屋牽率也自
燕山一語特借以喻五子而桂司文之造化者幾三百
餘年廣寒之幻遊月影之彷彿亦不能不符人事以答
時好幾與昔之染柳汁者同夢久矣夫桂之不得與於
隱明矣天地間草木隱顯亦若有運數離合行乎其間豈
獨好尚之殊時哉梅在古殿首以為相業久乃有何遜
杜陵寥寥焉意屬之孤山數語直恍然相與於世外而
後来清事非梅不談苟欲與清流無不强附於梅若富

貴者望塵而猶若浼吾常為梅而歎桂本何與於利達而直為此擾擾也於是桂不得以遂其隱者非一世矣吾乃以記吾劉君聖則之桂隱如稱小山爰以隱之事為桂也張之巢由遯而水不足以飲斗四皓出而山不免為棲徑龔生之蘭或惜其以香自累淵明之菊或謂其初不為世故竹林之遊不免俗物敗意橘中之樂終不得固蔕而深根而玆桂也偃蹇於通達之中傲兀於零落之後婆娑乎歲晚貫四時而不改色芳菲乎天末

安石聞此言又當掩耳

志樂堂記

族諸孫潛自五羊府以公事驛至洪省予因寓書故人熊天慵氏天慵善篆不輕為人作也於其歸得其志樂堂三大字請曰願有以記之予為之言志曰士尚志不可不有所尚者此志也而不可涯者亦此志也聖門教學者必曰盍各言爾志又曰亦各言其志也而門弟子之於聖人亦曰願聞子之志聖人之與人與人之於聖

人也皆以為問何哉不言誰知其志言猶有所不盡也其蘊而不可知者在此而浩乎其不可涯者亦在乎此也況於樂則尤有未易言者孔顔之樂前修之所講師友之所習未有知其處者則兹之樂也何居人不能以無所樂也志之所在則樂之所寓也矣人情有所望而未得也則志至焉得之如其思則樂極焉人有常言曰得志至於得志未有不樂也而其志何如哉嗟夫樂者人之情也人性之剛柔緩急清濁也異而心之所之也

惟為人而無愧於人可以稱人矣足於分而無過求是之謂無愧每凛乎斯訓之墜蓋愈老而愈不敢忘也故廬僻遯晚得令居敞為一區揭尋樂二字匾獨示不辱先人之教且以遺於子孫請記以言予曰孰有踰於家訓者哉而猶待附益之耶然吾嘗反復不改其樂之章與所學所樂之意竊歎夫世之學者未有能知其樂處者也是樂也非以陋巷簞瓢為樂也後之言樂者尋之於陋巷簞瓢之間於是以處貧為樂則已失其趣矣廼

相率而為偽者出焉廉衣糲食敗牕塵几以蕭然為至其所謂樂乃其所大不堪而矯揉之所為豈復有從容之意久而亦無所撿也於是又有以忘貧為樂地則又非其意矣迺相與為欺者出焉高談闊論糠粃一世若他有可知之味存乎其間不可以言傳而我之所獨得其跡乃有類於方外之秘而卒亦不能守也是樂也尋於陋巷簞瓢之間固非也尋於陋巷簞瓢之外者亦未睹其得也即陋巷簞瓢之中而適於陋巷簞瓢之趣樂

在是矣所謂不改其樂者非樂是貧也貧不可去而樂吾所安是所謂不改者也人見其陋巷簞瓢而我不知其可憂即一日榱題數尺八珍方丈若固有之我不知其可樂人惟有一念之微出於强揠而力制者必不能以無固我意必不能以無隱見當其貧賤無素而行之心則遇富貴之來遂欲以貧賤加乎富貴雖浮雲視之高出物表而終未得其所以樂亦必有遺累焉謝安石東山高卧絲竹自遣而一時已有如蒼生何之歎與眞

憂不起者同其調安石亦自謂政恐不免王介甫垢斅
枯槁者終其身而蘇明允已疑其不近人情他日於勢
位是非之際何如其逆行也安石之樂非出於自然介
甫之枯槁偏於執一以是觀之亦可以自省矣若夫子
所許顏之陋巷簞瓢曾之浴沂詠歸所謂與上下同流
所謂致中和而 天地位萬物育而求顏者於貧求曾者
於放蓋胥失之孟子推顏子同於禹稷即天下不爲泰
而後之喜言顏子者不過癯然與原憲振履而歌商者

並是烏足以識顏子哉分之所在即天之所命求加於分者抗天求勝於分者傲天惟無入而不自得知止於其所止者樂天者也而非以貧為樂也學顏之先人可以言能教為士如學顏可謂之不負所教矣來者復何必他求以為尋哉學顏之是似焉可也

絜矩堂記

絜矩堂者永豐曾氏義翁記其先訓於此者也義翁之言曰先君子霜月先生四十年塲屋不得志晚逢科𢈔

辟地東西轉側深僻閒惟教子日篤他事俱不謂切浮
沉娛嬉處異鄉如故里玩馬上如鄰曲語見大夫如平
生交一惟是中懿平易油然俱化幾不復有逆境曁事
定返舍扁廳東偏曰絜矩使諸子讀書其中嘗謂義翁
兄弟曰儒吾世慎毋輕墮斯業且必為通儒矩方也規
圓也人以方非所以處世吾則謂方乃所以為圓斯義
也如有合於予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可以持身可以待人吾生平所歷非守此方以應

獨也物也矩也人之所同也慎也格也絜也我之所以
為我也慎猶自修之道若格與絜將無事不有無物不然
所謂無不用其極也中庸之致中和致亦是物也故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絜矩之道舉之而天下平而天
地變化草木蕃茂莫非其效一方一圓理有自然特患
人不絜而度之耳苟以是心度未有不睹其故也人心
之好惡能敵於愛憎之私而無以加於本心之愧雖外
之縱横變化移白黒易左右而旦晝之交血氣之定霜

降水涸之見未嘗無一隙之明而一念之復倘其初嘗
絜而後處豈復有後悔餘憾哉嗟夫矩無形事無體物
無方吾欲為矩而彼不與我為矩吾揆之則矩矣而棖
出者常在其外古語有之難平者事也夫世之所謂圓
機者非不知所謂矩也特出於隨世遷就之心以為曲
且有成而未害吾事而不知展轉而無以自久彼所謂
執方者知圓之害矣然見已之理而不足以盡物之情
其擇而執者乃犯世忌諱而惡於左右上下之交是皆

未能絜者也絜者所以用是矩也昔者曾子於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謂如此而足也而論者以為未盡大學之絜矩忠恕之事也廼復若以為未極於忠恕舉斯加彼亦善推其所為而已予豈敢通之為一哉抑大學之道亦夫子之道也而於此乎語為當家義翁之先訓既簡而當矣予獨為絜也言之以斯心至甚易知甚易行義翁之才識宜為時用顧歷試鄉校有實迹方待選無汲汲心後有用者執是矩以往

覺是堂記

尹氏心甫書自茶陵来曰吾上世居城北為雙江口兵燹入城今復歸故園為耕桑謀作屋三間其右迎陽者命以初陽取復意也後老屋如之西面雲陽紫微諸峰羅立則先君子須溪先生丙申所書紫微峰揭焉南室為牕扁之覺是以見歸来志合而記之何如予曰是特未定也莊周氏於是也反復之而卒不得其所當特終之以莫若以明之一言此其故何哉我之所謂是者人

之所謂非我之所謂非者人之所謂是昔之見自以為定於前矣而後之見又視昨之見如有所未足也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猶在非是之間者也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幾於兩忘而今而後得其所以為我者矣而未易言也毋亦未六十之前而猶有伯玉五十之累也耶蓋是與非對未有無非之是見昔之為非然後覺今之為是覺未有已也淵明為衣食之故脫然求彭澤種秫未及一醉而蕭條去之其自悟一出之

非者誠非也去而違之即是矣若君之昨也非有出之累也非有去之故也私淑艾而立教開門而授徒招諸生立講下夫何非之有昨未嘗非而今亦何是也初陽之望其於天地民物之春人物世道之盛猶未能以無意也紫微峰之參前神仙豪傑之意山川今昔之懷其亦悠然而在目則今之所覺者彼乎此乎必有一於此矣吾非與君辨也是之道實然而覺亦政復在此雖然舉世混混醉馳而夢驟而覺者希矣認非為是枕迷而

籍蔵而是遠矣如君之覺此世幾人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即然不然可不可之間而是亦於此乎見矣嗟夫予言淺矣君之所是未必予之所知也亦願與君分席而講所是也君嘗正鄉州學未幾以憂去繇是無當世意其覺者謂是而公論之屬君者特未已也

乾隆御覽之寶